

旅行還要帶什麼？

許多年前看過一位知名女星（不是故意隱去其名，而是真的忘了是哪一位女星，倒是接下來要說的事卻記得一清二楚）接受訪問時說，她去旅行要帶很多東西，包括枕頭、床單、被單……當時覺得匪夷所思，但今時今日，友儕們都在討論，旅行還要帶什麼？

住酒店，是旅行最重要的一個環節。以往，酒店有的，你的家都不會有，比如五尺大床、按摩浴缸——當然，現在你或許都不會有這些，但隨着旅行已成爲普通娛樂，一年至少去三五次，這些酒店特色已不能讓你驚喜，久而久之大家朝另一個方向去想：酒店可能並不衛生，例如——

熱水煲。你永不會知道，這個水煲有多少年歷史，又有多少年沒有被清潔過。床鋪、被單等有時走過走廊通道都會看見清潔姐姐勞心勞力地替換，但他們有沒有清潔過水煲？不知道。有些朋友有個習慣，第一煲水都不會喝，當是消毒，而我也是一樣。直到有一新產品出現，大家都覺得把它帶去旅行會更安心：一個可以垂直

摺疊的熱水煲。爲什麼我們不會想到帶一個熱水煲去旅行？因爲太大了。但如果熱水煲可以摺疊，方便攜帶，就可以保證了熱水煲的清潔。

風筒。風筒也會不乾淨？風筒當然不乾淨！別以爲它沒有跟人有着身體接觸就玉潔冰清，隨手拿起家中自己的風筒，會發現有自己的頭髮，何況是酒店的風筒？比起熱水煲，我們更肯定風筒沒有人清潔過，縱使它被放在一個布袋中，讓你以爲是全新的。近來，出了一款迷你風筒，大家都趨之若鶩，相信很快，旅行篋內會多一個隨身物品。

床上用品。床單、被單不知被多少人用過，其實大家都知道，但既然解決不了，也就信任清潔姐姐。近年多了一些奇怪的附屬品，例如一張鋪在枕頭上的毛巾，一個套在被子邊酒店的小布袋，讓身體重要的部分跟酒店床上用品區隔，算是小規模的自備枕頭和床單，雖然還不能和文首提及的明星相比。

爲了保護自己，卻令自己負擔更多。當旅行都像人生，我們已沒有讓自己心安的地方。

風陵夜話
耶生
yeahstudio5555@gmail.com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

「一帶一路」合拍片

在開羅國際電影節上，來自上海國際電影節的金陽光、徐瑜瑜等工作人員，與埃及影人積極會晤，並學習了具有四十年歷史的開羅國際電影節的官方放映、票務系統、嘉賓接待等各個流程。隨後，筆者與他們同行，從開羅飛往愛沙尼亞，出席已有二十一年歷史的塔林黑夜國際電影節，《和你在一起》、《桃姐》等華語片在此曾獲得獎勵。上海國際電影節與塔林電影節聯合主辦的合拍片論壇準時舉行，筆者與芬蘭製片人 Kati Noura 女士、北京宋一然老師等一起，回顧了中國合拍片近四十年歷程，與歐洲影人一起探討了合拍片未來。

中國與外國合拍片始於改革開放之初的八十年代，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到北京故宮拍攝了《末代皇帝》。該片由中國、意大利、美國、日本等聯合拍攝，轟動全球，尤其獲得美國奧斯卡、金球獎，讓世界影壇了解了正向全球開放的中國。近年中外合拍片最成功的當屬《狼圖騰》，法國導演執導了一個中國演員出演的中國故

事，該片在中國贏得六億票房。中國對「一帶一路」國家與地區的合拍片給予優惠政策，在票房分帳比例上享受中國國產片同等待遇，提高了合拍片成本回收空間。而法國電影公司一直投資賈樟柯等中國導演的電影，成爲其作品在歐洲的有力推手。

論壇上，歐洲影人更關心合拍片的內容創作，中國觀眾喜歡什麼樣的歐洲片？筆者舉例西班牙《看不見的客人》，在中國互聯網與航空娛樂正版視頻已播出後，該片在中國院線市場又獲得一億七千萬元票房，而意大利《完美陌生人》兩年後進入中國院線市場不僅獲得理想票房，更被中國公司翻拍成華語片。傳達真善美的情懷、有鮮明藝術形象與引人入勝的戲敘事，能引發中國觀眾心靈共鳴的歐洲片都會在中國電影市場獲得收益，我們歡迎這樣的合拍片。

雁南飛
楊勁松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嗓音與當選

美國中選落幕，共和、民主兩黨在國會和州政府選舉中各有勝負。美國選民如何投票？按照民主治國的慣例，理性的投票者會仔細研究不同競選者的背景、經歷、理念，比較權衡，最後投下莊嚴一票。可是這種完美模式通常不會發生。那麼選民是否只認「抱團」，完全服從本黨的指令？也不盡然。

美國政治學家 Casey Klofstad 和生物學家 Rindy Anderson 夫妻聯手，從各自的專業角度出發研究美國選民的表現，發現了一個驚人事實：選民最欣賞的是說話時音調偏低但又不過分低沉的候選人。他們披露，無論競選者的黨派，也不管他們是男是女，那些操醇厚中音者被認爲更有能力、更值得信賴。英國第一任女首相戴卓爾夫人就曾專門拜師，學習如何降低音調，三十年間嗓音發生了明顯變化。

研究證實，政治家的嗓音與他們的施政能力、領導才能毫無關聯。那美國人爲什麼那麼容易受嗓音影響呢？Klofstad 和 Anderson 認爲，現在人們投票全憑直覺，第一印象非常重要。在動物世界中，嗓門低沉的狗體型大，小狗的叫聲尖銳。如果雄性激素分泌多，人的嗓音更低沉。百萬年前的人類社會早期，體力好、富於侵略性對生存至關重要，雄性激素高者顯然佔有進化優勢。儘管這種趨勢已不適用於現代社會，其影響力餘韻尚存。選民不善理性思考，不知不覺回到靠本能行事。

不過，這樣一來女候選人格外吃虧。一方面，選民欣賞嗓門醇厚穩重者，另一方面，他們又覺得女性音調高更有吸引力。女性參選，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且不说經驗、背景、理念，在嗓音上就有先天劣勢。

墟里
葉歌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《12月》

鉛字肖像
楊騏
逢周一、三、日見報



二〇一八年也只剩下最後一個月，臨近年末的時候，一首叫《12月》的歌總會出現在我的播放列表中。這首歌原是日本唱作歌手 SION 的作品，收錄於一九八六年發行的細碟《KNOCK ON THE HEART》中，每逢年末接近聖誕的時候，總是在電台節目中被頻頻點唱。但請不要誤會，它並不是一首喜氣洋洋的歌，相反，平實的曲調配上簡單的結他掃弦，令它聽起來像一顆尚未墜地的眼淚。

厭倦了兩個人的生活，回到單身，再戀上某個人，這樣周而復始。屋頂上的貓看到了這樣的我，如同看到新奇事物一般，露出了笑容。我的內心被不斷更

去年冬天，隔壁單位搬來了新租客。日子過得安靜，若不是因爲琴聲，我甚至不知道有人搬來。一個工作日，我午飯後返家取文件，忽地聽到琴聲從隔壁傳來，溫暖、清潤、跳躍，雖說沒有大師級的高超技巧，卻有一種說不出的美妙，我能夠聽出那隱隱約約傳遞的情感，淡淡的悲傷和哀愁，某些張力飽滿的章節又透出堅毅來。是男還是女，是準備藝術考試的學生，抑或是年過半百的長者，我暗忖着。

從那以後，許是因爲更加留意，聽到琴聲的時候稍稍多了。不過，那鋼琴的人顯然是個初學者，全然不似第一次我聽到的那樣。一天，我看到一個小女

孩，從隔壁走了出來，穿着一條黑色金絲絨連衣裙，裙長及膝，荷葉一樣的裙擺上均勻地撒落了一圈紫色的小花。我更好奇了，如此漂亮出來的小女孩，在家裏學習鋼琴嗎？第一次我聽到的琴聲，莫非是她的鋼琴老師？

不知是誰告訴了這個讀中學的小女孩我曾經是中文老師。有一天她找到我，請我補習中文。許是因爲那琴聲，我答應下來。日子長了，我知道了她的父親因爲車禍去世，悲傷的母親帶她搬到這裏。「爹地和媽咪是業餘鋼琴師，他

在那裏看到了想要的東西就會滿足嗎
我不知道 越想越覺得可惜
或許到了明年的十二月，同樣的故事還會重複上演，我們再次爲乾涸的時間灑上名爲夢想的水，但依然找不到真正的出口，也找不到想要的事物，就算找到了又能怎樣呢？叔本華說了，生命的真相就是痛苦與無聊，慾望不能滿足便覺得痛苦，滿足了就只能無聊，人就在這兩極之間無盡地擺盪。我們無法阻止類似的事情再度發生。那不如就順其自然吧，從唱片架上取下《魂リク》，聽一首《12月》，安然享受這份恬淡的悔意：

12月 街上到處洋溢着聖誕節的氣氛
約翰福音的聲音勾起了腦海中的許多回憶
而我每到這個時候
總覺得還有很多事情未完成
一絲絲後悔之情滲上心頭品

無需客氣的後果

童話彷彿是爲兒童而寫的舊產物，其實，童話也可以是爲成人而寫的新創作。在二十世紀初，日本作家宮澤賢治便在他短短三十七年的人生中，創作了大量的童話。儘管他在世時，他的作品沒有得到出版社的賞識，但童話的賞味期限就是永恆，今時今日，宮澤賢治已經成爲了童話文學界的經典作家。

不少童話故事，都會在短小的篇幅裏，處理一個大主題，而宮澤賢治的故事也大多如此，例如名作《要求特別多的餐廳》。

話說，有兩名紳士帶着他們的獵犬（他們強調分別價值兩千四百元，以及兩千八百元），跟着專業獵人到山中打獵。然而，專業獵人失蹤了，獵犬也離奇倒地，兩名紳士只好原路折返。此時，在他們飢寒交迫之際

，卻出現了一間「氣派的洋房建築」的西餐廳，在「鑲了玻璃的雙扇門」上寫道：「歡迎所有人光臨，身份不拘，無需客氣。」

兩名紳士見狀，興高采烈，感覺「看起來似乎可以白吃一頓了。這兒寫的『無需客氣』，應該就是這個意思」。他們推門而入，又發現這餐廳一扇門後又是一扇門，而每一扇門都有一個要求：「敬請忍耐」、「將頭髮梳理整齊」、「將鞋上的泥巴刷掉」、「將尖銳的東西留下」……

紳士們都想，這必定是一間規格特別高的餐廳，期待片刻之間可以享受到免費的高級美食。哪怕他們被要求「將壺裏的乳油塗滿臉部和手腳」，他們還是照辦，直至他們聽到門後的怪聲和對話，一身乳油的他們才明白到，這要求特別多的餐廳，「並不是招

待來人吃西餐，而是把來人做爲西餐」。

因此，這個童話故事是教導我們，貪念會帶領人一步一步進入圈套，以及不幸嗎？最後，紳士奮力逃脫，在一陣嘈雜叫聲之中，西餐廳「像煙霧般消失」，他們的獵犬向着他們低鳴，那專業獵人也找到了他們，一同相安無事的回家。我想，這樣沒有覺悟，也沒有教訓的結局，或許，才是這故事的大主題。

甲蟲滾球
米哈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

語言的文化屬性

爲中心詞的問候語。

我們香港爲表示對人友好，常說：「得閒請你飲茶。」這只是一句客套話，不代表他真要請你飲茶。我初來香港時就鬧過笑話，苦苦等待朋友實踐請我喝茶的「許諾」。

所謂的「各處鄉村各處例」，便常常體現在語言文化上。比如北方方言裏要稱比自己年長的人，或對對方表示尊敬時，要用「您」；不能問長者「您幾歲」；不能說「我要飯」（北方方言「要飯」意即「討飯」）……這都是藏在語言中的潛規則，不可任性僭越。

另一種語言文化差異還體現在一些諺語。香港話說眼皮跳是某種預兆時說：左眼跳有得飲，右眼跳有得搵（搵）。北方方言則說：左眼財，右眼災。使用時不能把兩種語

言直譯，要尊重該種語言的說法，才不致造成溝通困難。

即使在同一種語言中，也可能產生歧義造成誤會。最近看到一幅漫畫：父親向兒子借計算器，兒子問：你算什麼東西？問父親要計算什麼內容。但父親聽成了感嘆句，以爲兒子罵自己不是個東西，於是給了兒子一頓胖揍。

香港話不會有這種誤會，因爲她所屬的廣州方言會說：「你計乜嘢？」

語言的文化現象實在有趣。

人與歲月
凡心
fanxinw@hotmail.com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《自由樂園》

香港的演藝文化活動真是多不勝數，除了劇場表演，還有各式各樣的戶外演出。這裏說的並非惹起爭議的街頭賣藝，而是康文署每年定期舉辦的「社區文化大使」。

顧名思義，文化大使是需要深入社區演出。康文署每年會贊助具水準的專業藝團，製作一些具特色的表演節目，然後在全港不同社區中心或特別場地巡迴演出，讓普羅市民可以免費和近距離參與藝術活動。上月我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堂便觀賞了浪人劇場的《自由樂園》。

大堂的地下舖上一塊偌大的白色膠布作爲演區，兩男兩女共四位演員亦以白衣褲爲服飾，令人感到清新脫俗和超越時代的氣息。接着，表演者強調以意念來傳述故事，

然後四人以短語接續的技巧，表達故事的流傳方式。不過，《自》劇的表演模式並不是傳統敘事，雖然演員會扮演爺爺和孫兒等角色，表達老少之間對時代變遷的不同感受。但是導演更着重以風格化的表演方法，向觀眾傳達如何以創意來營造簡約生活，在平凡之中尋找快樂。

全劇包含兩個主要元素：現場音樂和生活用品。前者都是輕快的旋律和簡潔歌詞，兩位樂師以電子琴、結他和長笛伴奏，演員唱出一些懷舊歌曲如《月光光》、《Let It Be》，藉此調節演出氣氛，營造悠閒舒適的情境。表演過程中，演員會在演區的不同角落拿出預先收藏的生活用品，然後運用想像力將之演化成表演工具。由是，紅白藍袋變

成活潑的孫兒，雞毛掃變成老成的癡癡，電風扇變成勇敢的風車……

除了在文化中心的大堂，《自》劇的其他場次主要都是在不同的戶外廣場演出。可是該劇並不定位爲通俗的街頭表演，反而強調比較純粹的藝術意念，希望刺激觀眾的想像空間，從而引導觀眾從日常生活當中尋找新奇有趣的事物。由此可以證明，藝術本無高雅與低俗之別，只在於創作人與觀眾如何搭建有效的溝通橋樑。

文藝中年
輕羽
cloud.tkp@yahoo.com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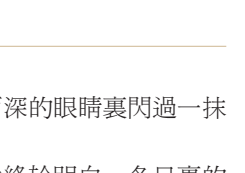
樓下一位太太是台灣人，頗喜歡我家小朋友，不時送些台灣特產給小朋友們吃。某日她又送東西上來，我倆閒聊說到「鬼」話題，她說她先生是鬼年鬼月鬼日鬼地出世，典型「四鬼人」，以前他們夫婦常回祖籍馬來西亞拜奠祖先，但她先生有兩次在祖墳山路上無故暈倒後，她便不讓他回去了，每年由她代往。我從未聽過「四鬼人」之說，表示出驚奇及不解，但她說得言之鑿鑿，認爲有些東西是不可不信的。

她先生是留學英國的專業核數師，早年被高薪聘請來港，已服務政府幾十年，定居香港大半輩子了，我質疑如此智者怎會信鬼神？便問那太太：「你先生怎麼看？」她說：「他自己要是能解釋爲何拜山會暈倒，一次不夠還要兩次，就不會同意不回大馬路！」也是，她先生或被什麼不明原因嚇着了，否則怎會如此聽太太的話呢？

前不久，看到李居明說今年是戊戌年，爲「入墓之年」，死亡會成爲潮流。不光李居明，本港其他堪輿學者也有如此說法，事實是今年名人離世真是多。上至耄耋老者下至中年人，一個接一個，但戊戌年是否鬼年卻又未見定論，不過，農曆七月十五爲中元節，是祭祀孤魂野鬼的鬼節，卻是人盡皆知的。

死亡引致的鬼話題充滿玄機，往往與宗教有密不可分關係，信者不信者各持己見莫衷一是。

紅塵記事
慕秋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逢周一、三見報



冬日裏的琴聲

們最喜歡一起彈琴了。」說到這，小姑娘的眼圈紅了。

在一個清冷的午後，我隨着小姑娘來到她家半掩着的木門前。琴聲從門後面逸出，像是含情的低語，又像是溫柔的淺唱。推開門，我看見一個身着黑色金絲絨長裙的女人的背影。她完全沉浸在琴聲裏，以至於我和小姑娘進來，她都沒覺察。她的視線專注在鋼琴上的相框，黑色的相框裏，男人笑得很燦爛。女人終於停下了在琴鍵上跳躍的手，轉過身來，我看到一張蒼白卻精緻的臉，

高挺的鼻樑，大而深的眼睛裏閃過一抹幽藍。

那一瞬間，我終於明白，冬日裏的琴聲爲什麼讓我念念不忘：因爲這用心傾訴的琴聲，帶着溫暖的愛意，穿越死亡，抵達冰冷的墓地播撒思念的陽光。那抹幽藍如此動人，讓我在對琴聲的體驗中，因爲感動動人添了真誠的傷感。

負暄集
趙陽
jackeyzhao2018@gmail.com
逢周一、三見報

